

茶 文 化 丛 书

茶

志心禅
雅清助
以以以

一茶天地小如瓜

■ 马明博 编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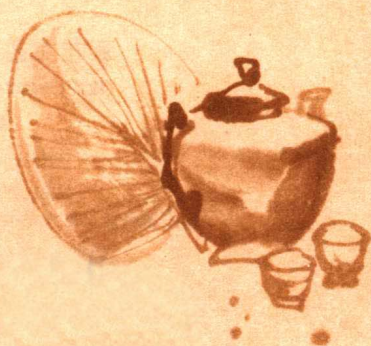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一壺天地小如瓜

成都岁月茶庄策划

■ 马明博 编选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壶天地小如瓜 / 马明博编选.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1

(茶文化散文丛书)

ISBN 7-5306-3568-9

I. 一...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4421 号

声 明

虽经多方努力,本书作者中仍有一部分未能取得联系。我社已委托天津版权代理中心代为处理有关版权事宜,并将稿酬寄存该处。请该部分作者见此书后与天津版权代理中心或我社联系。天津版权代理中心地址:天津市马场道 150 号,邮编:300050,电话:022-23280480。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74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册

定价:14.00 元

茶外说茶

——代序

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在中国被称为“国饮”。从西周初开始人工种茶，迄今已有 2700 年的历史。中国的茶道精神至大至深，包含着无尽的玄机和传统的道德观、宇宙观。儒家中庸和谐，以茶雅志；道家混同物我，以茶清心；佛家明心见性，以茶助禅。此中无处不见先人思想精华的闪烁。

茶文化之兴，肇于魏晋。从清谈家的铜瓶烹新绿，弹琴复长啸，到唐代茶圣陆羽玉成《茶经》，再到苏轼、陆游、李清照斗茶觅句的幽雅韵味，直至明清文人呼出：“买得青山只种茶，峰前峰后摘春芽。”我们几乎可以从茶文化的发展，看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轨迹。所以，茶文化与诗、书、画一样，都是中国文化特殊的形式。

我们的先人饮茶必取好水，好水又连着好山。茶人或会于名泉奇峰，或坐处松竹之间，或迎对皓月清风，或挥毫明窗净几，隔绝尘迹，赋诗鸣琴。在空廓、宁静、清凉的世界中细味茶香，自然感到心境澄澈、万物冥化、天人合一。文人墨客、隐者高士更称茶为“忘忧君”。他们用山中乳泉、江中清流、岭梅朝露涤去心

中的苦寂。盏中泛起的浅碧、流淌出的陶醉似把人带到翠微深处、云际山刹的诗化境界。釜中江水带进的明月,更使人澹然自忘地去面对新的天地。在“一生为墨客,几世成茶仙”的文人看来,茶是天地间的灵物,它包孕了大自然最洁净、最美好的品性,它以清风明月为家,以朝露夕烟为侣,尽得天地精华。文人们用它来伴松声、泉声、诗声、琴声,弹拨着如歌的岁月。虽然在茶文化中,茶史、茶品、茶艺都是不可缺的部分,但真正体现着茶文化精神的,仍是其中先哲们寄寓的诗样情怀和美学追求。饮江水而得大江豪迈,吸山涧而得林泉幽意,握小盏而容日月乾坤,又何尝不是中国艺术精神的生动再现呢?

中国历史悠久,品茗有雅饮、俗饮之分。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饮茶习俗又与区域文化息息相通。潮汕的功夫茶、吴越的文人茶艺与产茶历史最古老的巴蜀茶艺都各不相同。四川素有“茶馆甲天下”的美誉。远近闻名的岁月茶庄,古风犹存,蜀中名流常至此远眺沧浪古桥,近听百花潭水,手执香茗,品人生百味。跳出茶外,这里的茶就更清、更醇、更香。近闻百花文艺出版社将鲁迅、冰心、周作人、林语堂、铃木大拙等文学大师谈茶的名篇结集出版,伏案展卷,读着散发着茶香的珠玑文字,宛如品到大师亲烹的嫩绿,让我们可资回味的当然不只是清苦和幽香。

魏学峰

目 录

“茶叶故乡”的故乡	冰心(1)
茶	钟敬文(2)
说茶	白航(6)
寻常茶话	汪曾祺(11)
茶之梦	忆明珠(17)
俗客谈茶	秦瘦鸥(20)
漫说茶文化	唐肇(23)
茶文化漫语	舒展(28)
说茶	邓友梅(34)
粗茶淡饭	[香港]简嫔(40)
茶雅急就抄	陈迹冬(47)
茶话	老烈(51)
复活之草	王旭峰(55)
中国人的饮食(节选)	林语堂(58)
煎茶	周作人(59)
北京的茶食	周作人(61)
我家的茶事	冰心(63)
茶事杂忆	华君武(66)

- 西湖茶事 于冠西(69)
- 茶·《茶馆》和我 于是之(75)
- 敝乡茶事甲天下 秦牧(78)
- 风庐茶事 宗璞(84)
- 孵茶馆 秦绿枝(87)
- 茶小纪 郭风(91)
- 香港茶事 [香港]柳芬(97)
- 茶佛一味 施佳(102)
- 茶事琐忆 凤子(105)
- 茶事 林金荣(109)
- 台北茶趣 刘晓荻(115)
- 边寨茶趣 张昆华(120)
- 女人茶事 掬雅(131)
- 茶客、茶账及茶党 [香港]潘际垌(134)
- 酢浆草茶 [台湾]林清玄(139)
- 松子茶 [台湾]林清玄(144)
- 太湖畔的熏豆茶 吕锦华(147)
- 竹叶茶 李汉荣(151)
- 蜂蜜柚子茶 [香港]李碧华(153)
- 寻访“大红袍” 王充闾(155)
- 亲密的茶 (新加坡)尤今(160)
- 关于苦茶 周作人(163)
- 苦茶 张铃(166)
- 甜甜的苦丁茶 古群(168)
- 漫话阿婆茶 陈杏臻(170)
- 龙井寺品茶 韩少华(174)

说广东的叹茶·····	牧惠(179)
龙井看采茶·····	陈学昭(184)
大碗茶之歌·····	绿原(188)
石上清香竹里茶·····	陈富强(193)
茶的绿洲·····	梅南频(202)
皖南茶乡闲话·····	陈登科(206)
四川的茶馆·····	马识途(210)
水乡茶居·····	杨羽仪(215)
杭州问茶·····	彭坤(219)
水边的茶馆·····	顾村言(222)
茶坊·····	和谷(225)
——市井札记	
坐茶馆·····	舒湮(227)
茶在英国·····	萧乾(232)
茶杯·····	贾平凹(238)

“茶叶故乡”的故乡

冰 心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而我的故乡福建，更是茶叶故乡的故乡！福建茶叶的种类，多至好几十个，而我们的家传都是喜欢喝茉莉花茶。因为茉莉花茶不但带有烘过茉莉的清香，而且泡茶时也不必用陶壶小杯等的讲究！记得一九一一年我从山东回到故乡福建福州的时候，看见我的祖父喝茶是很讲究的，他泡茶的水，不是井水而是雨水。福州多雨，一阵大雨过后，屋瓦彻底干净了，我们就把屋檐上的雨水，用竹管引到大木盖上开有小盖的大水缸里，泡茶时打开小木盖用小水勺舀出储存的雨水来煮沸。他说雨水是净化了的，没有土味。以后我跟父母到了北京，雨少天旱，没法子用雨水泡茶了，但父亲在盖碗里放上很多茶叶，说是要使茶香盖过水味。

现在我自饮或待客，用的茶叶也还是茉莉花茶，而泡茶用的水，不但雨水，连井水也没有了，我用的是带有漂白粉味的自来水！但我觉得饮茶总比饮水好，茶，更为有味而健脑清神。

茶

钟敬文

近来因为在山里常常看到茶园，不禁想说点与茶有关的零碎话儿。茶树，是一种躯干矮小的植物，这是我早年所不知道的。在我那时的想象中，他是和桑槐一样高大的植物。直到两三年前，偶然在某山路旁看见了，才晓得自己以前的妄揣的好笑。世间的广大，我们所知道的、意想的，实在不免窄小或差误得太远了。“辽东豕”一类的笑话，在素号贤博者，也时或无法免除的吧。

自然，物品味道的本身，是很有关系的；但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日常的应用的太普遍了吧，喝茶的情趣，无论如何，总来不及喝酒的风雅。这当然不是说自来被传着关于它的逸事、隽语，是连鳞片都找不出来的。譬如“两腋生风”、“诗卷茶灶”，这都是值得提出的不可湮没的佳话。但我们仍不能说酒精是比它有力的大占着俊雅的风头的。举例时无须乎，我们只要看诗人们的文籍中，关于“酒”字的题目是怎样多，那就可以明白茶是比较不很常齿于高雅之口的东西。话虽如此说，但烹茗、啜茗，仍然为文人、僧侣的清事之一，不过没有酒得力罢了。

咏到茶的诗句，合拢起来，自然是有着相当的数量的；可是此刻我脑子里遗忘得几等于零。翻书吧，不但疏懒，而且何必？我们所习诵的杜牧的“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虽然是说到茶的烟气的，但我却很爱这个诗句，并因之常常想起喝茶的滋味。“从来佳茗似佳人”，这是东坡的一句绮语。我虽然觉得它比拟得颇有些不类之消，但对于茶总算是一个光荣的赞语吧。不知是哪位风雅之士，把此语与东坡另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作起对来。悬挂在西湖的游艇中。这也是件有趣的事吧。

岭表与江之南北，都是有名的产茶地方。因为采撷的工作者，大都是妇女的缘故吧，所以采茶这种风俗，虽没有采莲、采菱等那样饶有风韵；但在爱美的诗人和民间的歌者，不免把它作了有味的题材而歌咏着。屈大均所著的《广东新语》中，录有采茶歌数首，情致的缠绵，几于使人不敢轻视其为民间粗野的产品。记得幼时翻过的《岭南记事》里面，也载着很逗人爱的十二月采茶歌。某氏的《松萝采茶词》三十首，是诗坛中吟咏此种土俗的洋洋大著吧。就诗歌本身的情味来说，前两者像较胜于后者（这也许是我个人偏颇的直观吧？），但后者全有英文的译词（见曼殊大师所著的《英汉文学因缘（Chinese - English Poetry）》）于声闻上，总算来得更为人所知了：

双双相伴采茶枝，细语叮咛莫要迟。

既恐梢头芽欲老，更防来日雨丝丝。

今日西山山色青，携篮候伴坐村亭。

小姑更觉娇痴惯，睡倚栏干唤不醒。

随便录出两首在这里,我们读了,可以晓得一点采茶女的苦心和憨态吧。

如果咖啡店可以代表近代西方人生活的情调,那末,代表东方人的,不能不算到那具有中古气味的“茶馆”吧。的确,再没有比茶馆更能够充分地表现出东方人那种悠闲、舒适的精神了。在那古老的或稍有装潢的茶厅里,一壶绿茶,两三朋侣,身体歪斜着,谈的是海阔天空的天,一任日影在外面慢慢地移过。此刻似乎只有闲裕才是他们的。有人曾说,东方人那种构一茅屋于山水深处幽居着的隐者心理,在西方是未易理解的。我想这种悠逸的茶馆生涯,恐于他们也一样是要茫然其所以的吧。近年来的东方化西方化的是非问题,闹得非常响亮;我没有这样大的勇气与学识,来做一度参战或妄图决判的工作。但东方人——狭一点说,中国人,这种地方,所表现的生活的内外的姿态,于西方人的显然有着不同,是再也无法怀疑的。

说到这里,我对于茶颇有点不很高兴的意志;倘不极转语锋,似乎要写成咒茶文来也未可知。还是让我以闲散的谈话始终这篇小品吧。有机会时,再来认真说一下所谓东西文化的大问题。

中国古代,似乎只有“荼”字没有“茶”字,——据徐铉说,茶字就是后来的茶字。这大约因为那时我们汉族所居住的黄河流域,不是盛产茶的区域吧。又英语里的茶字作 tea,据说是译资汉语的,我们乡下的方言,读茶作 de,声音很相近;也许当时是从我们闽、广的福佬语里翻过去的也说不定呢。

高濂的《四时幽赏录》,是西湖风物知己的评价者;它在冬季的景物里,写着这样一段关于茗花的话:“两山种茶颇蕃,仲冬花发,若月笼万树。每每入山寻茶胜处,对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种

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云绡，心黄俨抱檀屑。归折数枝，插觚为供。枝梢苞萼，颗颗俱开，足可一月清玩。更喜香沁枯肠，色怜青眼，素艳寒芳，自与春风恣恣迥隔。幽闲佳客，孰过于君？”（《山头玩赏茗花》）碎踏韬光的积雪，岭峰的香梅，也在高寒中嗅遍，去年冬天，总不算辜负这湖上风光了吧。但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这文人笔下极力描写着而为一般世人所不愿注意的茶花。今年的风雪来时，或容我有补过的机会吧。否则，两山茶树，或将以庸俗笑人了。——谁能辩解，我们每天饮喝着它叶片的香气，于比较精华的花朵，反不能一度致赏！

鏡 茶

白 航

入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這是古老的中国吃得起飯的知識階層，必不可少的七種生活必需品。茶是“老么”，它除去能滿足人們的生理需要外，還蘊含着一種深層次的文化需求，所以，這個茶字，比起其他的六個字來，更具豐富的內涵。

茶是市民階層招待客人和休養生息的一種手段——進門先敬茶，“交往待客它為先”（民歌語），敬茶如農民敬煙一般。農民平時沒有飲茶的習慣，茶館都開在鄉場上，客人來了多是敬煙；家庭富裕者敬客人水煙，一般敬葉子煙。主人雙手捧給你几匹金黃的煙葉，請你自卷自“叭”，往往是一邊手上裹着煙，一邊口中講着什麼話。這却使腦殼受罪了，既要不時抬頭看主人，還要常常低頭照看卷煙，不免像個磕頭蟲似的。然後，就雲里霧里地吞吐起來，達到主客感情的升華與和諧。所以，四川農村有一句諺語，叫做“煙是和氣草，吃了還找”；而敬茶，何嘗不如此。敬茶多用碗，一位客人一杯，這很浪費。如果一天家中來了三五位客人，則要泡上三五杯茶，不管客人吃不吃。交際廣的人，一月用的茶葉，還是頗為可觀的。

四川是个出茶的省份，气候土壤都很适于种植。丘陵或山区的县份，几乎都生产茶。名山县有一座蒙顶山，种茶有悠久的历史了，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当然，据我考查，第一句话有些失实，长江的水从前即便很清冽，也不一定适于泡茶，因为往来的船只很多，水会被污染的。这个“扬子江心水”的“扬子”二字，是个地名，即江苏的仪征县，唐称扬子驿，在南京和扬州之间。这一句话可能是“扬子中冷水”的误传。语出《唐才子传》“陆羽”条内：“初，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喜茶，知羽，召之。羽野服挈具而入。李曰：‘陆君善茶，天下所知。扬子中冷水，又殊绝。今二妙千载一遇，山人不可轻失也。’”

又：张又新《煎茶水记》（《全唐文》卷七二一）云：“又新元和中尝于荐福寺一楚僧处见数编书，其一题曰《煮茶记》云：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抵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何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从这两段文字的记载看，冷水即南零水，零、冷音相通，或许是扬子驿附近流入长江中的一处溪流吧。而“蒙山顶上茶”却实实在在指的是名山县的蒙山茶。现在山顶上还有给皇帝进贡的古茶园。山岩上也有一株长了七百多年的老茶树还活着，可做证见（可惜它不会说话）。四川民间流传的《采茶歌》很多，五十年代我曾收集到五种，其中一首叫《吃茶歌》，唱的是有关茶的来源、用法与种植情况。歌中提到茶是唐僧到西天（印度一带）取经时带回国内的，最先种植的是僧人，这一点颇为新鲜。关于茶的“原始出生地”，据说现在国内外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说茶是中华土产，一说茶是舶来品，争得不可开交。我看，大家求同存异，都不必愠气，说来说去，茶总是

生在我们的地球上的吧！这个结论是千真万确的，不是吗！现把这首《吃茶歌》抄在下面，供研究参考：

吃 茶 歌

吃得茶来就说茶，提起茶树有根涯。茶是口中灵芝草，水是龙宫肚内花。担水之人桶又大，连担几挑大汗洒。灶内忙把干柴架，壶水烧得起莲花。忙把茶叶抓一把，泡进碗内才叫茶。来人来客端杯去，初一十五敬菩萨。（作者按：用茶敬菩萨，清汤寡水，菩萨准会降祸给你。所以过去敬菩萨用猪蹄膀，现在则改用好烟名酒了。）

唐僧西天去取经，带回茶籽两三斤。观音庙内宿一晚，失落茶籽在院庭。大和尚捡了认不到，么徒弟捡了认不真。只有长老眼法好，知是远方采茶人。西里山上种一把，峨眉山前种九巡。落得三天麻麻雨，四路茶针一齐生。叶子生得针对针，蟒蛇过路不敢停；叶子生得硬又薄，乌鸦过路不敢啄；叶子生得尖对尖，雀儿飞来不敢攀，不敢攀，几年茶树生满山！

茶馆，要数四川的最多，城市小镇的街道上，几乎都有一两家。它既是文化娱乐的中心，又是人与人交换信息的中心。旧社会的茶馆，还兼有民间法院的性质。有纠纷的人户，逢场时可到茶馆里去“讲理”，由当地有权势的人——保长、乡绅或袍哥大爷来断案（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四川有些作家，还特别喜欢在茶馆里写作。五十年代我和萧萸在大邑县三叉乡体验生活，他要写作时，就必须到七八里外的乡上茶馆里，否则，便抓耳挠腮，得不到一点“灵感”。

一般人在茶馆里,只要买上一杯茶,便可坐一整天,只要有时间。甚至中途出去办事,亦可向茶伙计招呼一声,那碗茶会仍然给你留着。不像有些省份,吃茶时有一定的时间,如1988年12月间,我应诗人柯平的邀请去湖州杭州等地参加一些诗会,顺便在湖州的一个水乡古镇——南浔住了几天,领略了小桥流水人家的佳趣。这里河水从镇中间穿流而过,帆樯满街,咿呀、突突之声不绝于耳(突突声是现代的机动船)。小桥都是高拱桥,很适于林黛玉似的古装美人,在桥头细吟“花谢花飞飞满天”的诗句。某天早晨,我们便到河边茶馆里去吃茶。这里,黑糊糊的茶馆里已然坐满了人,大都是老年乡下农民,衣服穿得相当陈旧,甚至比我穿了多年的那件中山装还要难看。在大都会中,他们的影子几乎已经绝迹了,然而在这里,他们像旧社会中的那些鬼魂,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坐在这个偏僻的黑茶馆里聚会(实际上,他们是来卖小菜和小鱼小虾的)。这里的茶具是一人一个黑色陶壶,一只茶杯。他们都把手按在黑陶壶上,或沉思,或谈话。斑驳的黑陶壶,早已被众多的手抚摸得油光发亮了。茶,虽然喝不出什么味道来,开水却掺得很勤。茶伙计随喊随到,还送你一脸和气。可惜的是我说话他们不懂,他们说话我也不懂。我们和同桌的人只好总是点点头笑一笑,好像来到了“外国”。一到十点钟,太阳照进了茶馆。这里除了孤独的我们,已经空无一人了。也许,“鬼”总是怕见太阳的吧。

最近,我发现茶有一种特殊的功能,即能减肥。我虽然算不上肥胖,甚至还属于瘦肉型之类的,但渐渐觉得肚皮似乎有点凸了起来。听人说早晨喝茶可治这种“病”,于是每天,便空起肚子在阳台上原地跑步八百下,然后坐下安安静静吃两杯茶,等到吃“通”了,才去吃早点。所谓“通”,就是茶吃过后有了“解便”的需